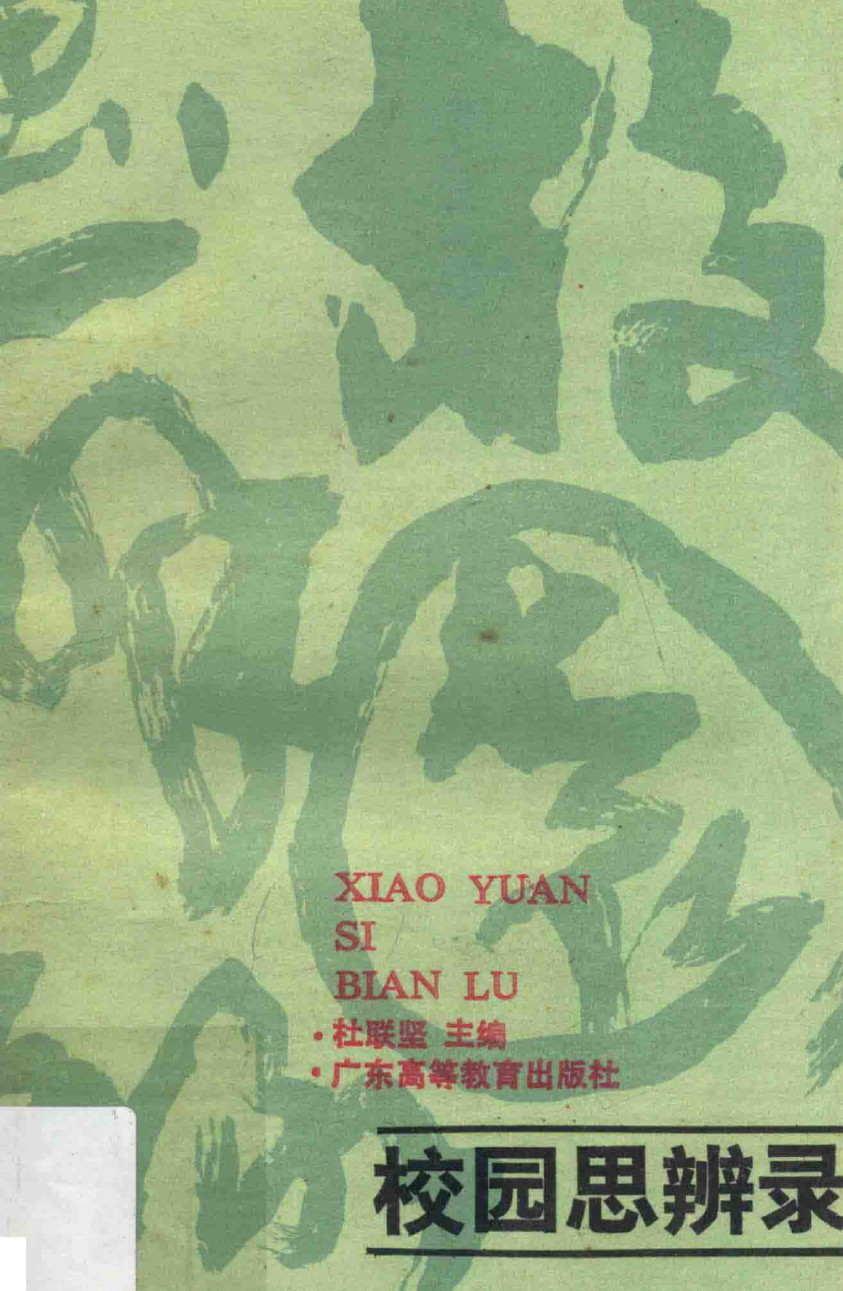




XIAO YUAN
SI
BIAN LU

• 杜联坚 主编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校园思辨录

校 园 思 辨 录

主 编 杜联坚
副主编 林柏轩 欧俊全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校 园 思 辨 录

杜联坚 主编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白云师范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175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200册

ISBN7-5361-0141-4/G·37 定价1.95元

目 录

上 篇

时代·社会·责任

前言..... (1)

沙龙之一

“大学生与社会”沙龙..... (6)

沙龙之二

星星依然闪烁..... (19)

沙龙之三

夜幕下的“圆桌会议”..... (34)

沙龙之四

困惑中的反思..... (58)

沙龙之五

创造与超越..... (84)

沙龙之六

与书记的对话..... (100)

下 篇

价值·选择·奋斗

沙龙之七

“我”的轨迹 (114)

沙龙之八

实现人生价值之路 (131)

沙龙之九

机遇辨 (147)

沙龙之十

绿色的选择 (165)

沙龙之十一

“船”的故事 (182)

沙龙之十二

迎击生活的风浪 (202)

沙龙之十三

今天和明天 (215)

沙龙之十四

天堂与主义的思考 (227)

沙龙之十五

从今天奔向未来 (245)

前 言

这是一本由大学生自己写的反映当代大学生思考的书。

我们正处在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深沉思考的时代。面对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感受着改革、开放潮流的强烈冲击；肩负着时代所赋予的历史责任，体验着人民共和国前进中的步履维艰……这一切都搅扰着当代大学生的思绪。他们既庆幸生当其时，又不乏困惑疑虑；他们尽管有迷惘、委顿，但更多的是在思考、探索，他们关心着祖国的前途，思索着人生，也追求着自己的事业。这本书正是采撷了他们思想浪花中的几朵，其中不乏火药味的争辩，也有温情脉脉的小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八十年代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大学生形象，领略到高等学校校园生活绚丽多彩的情趣，故取名为《校园思辨录》。

本书以沙龙活动为线索，采用沙龙札记、采访调查、日记、书信、诗歌等形式，记录了自一九八七年初起一年来南国某高等学校一群大学生对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书中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都有一定的代表性。罗飞思想活跃，却易于片面固执；张武耿直坦率，又略嫌说理简单；叶丽萍伶牙俐齿，但思考深度不够；黄伟英析理细致，只可惜稍逊风趣；杨小华思考全面，却有时失之“机械”。他们不是都可以在校园中找到生活的原型么？作品的某些章节虽然较粗浅，但有学生思维的特点和校园生活的气息，读来

饶有风趣。

全书共十五章，分上、下两篇。上篇反映了大学生对现实社会的辨析和抒发肩负历史责任的激情。他们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关注着社会生活的变革发展，议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剖析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迫切与艰巨；他们酷爱民主，从现实生活的许多问题中探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从扬弃传统文化和吸收国外思想文化的结合上探求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的方向；他们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精诚炽热的感情，把振兴中华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必然历程。

在下篇中，他们的讨论更是直接触及到人生价值、事业选择等当代大学生的热门话题。他们思考“我的轨迹”，为个人奋斗“正名”，同时又提出要与振兴中华摆好关系；他们认为，人生价值的实现必须有一个“绿色的选择”作为基点；他们憧憬美好的爱情，更希望能驾起事业的航船，扯起理想的风帆，去劈波斩浪；他们渴望机遇的来临，以求得事业的成功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更知道获取和驾驭机遇要以真才实学为基础。他们还提出为了在人生的道路上驰骋，必须锻炼自己百折不挠的奋斗勇气，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不断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事业是走向未来的事业。党和人民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蓬勃向上的青年身上”。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是可爱的，是有希望、有作为的一代。他们的思考也许还幼稚，但都有着共同的对真理的追求；他们的观点尽管不够全面，但却在自省中走向成熟。总之，他们的思考是

十分有益的。历史的召唤，人民的期待，鞭策着这一代大学生去奋发、进取，同时，他们也需要得到社会的理解、人们的关心。我们编辑出版《校园思辨录》，固然希望能对包括大、中学生在内的青年朋友思考社会和人生问题有所启发，也希望通过它对有兴趣了解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各界人士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

本书由广东省委宣传部高校组织处和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由中山大学的十四名研究生和本科生执笔。各章撰写人是：第一章，经济系83级冯建权；第二章、第十五章，高分子研究所84级研究生陈孟瑜；第三章，经济系85级研究生李名学；第四章，哲学系85级研究生潘自勉；第五章，哲学系85级研究生吴重庆；第六章，哲学系85级黄建勋；第七章，黄建勋，哲学系84级苗延丰；第八章，哲学系84级熊东红；第九章，中文系84级许乐山；第十章，中文系84级程学源；第十一章，哲学系84级常少宏；第十二章，中文系87级研究生陈松南；第十三章，经济系85级赵新功；第十四章，经济系87级研究生谢博能。林柏轩、欧俊全、陈韶、那佳参加组稿、审编工作；符仕强及冯建权、谢博能、陈孟瑜、刘文清等为本书的组织编写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书中不妥之处，祈望指正。

杜联坚

一九八八年五月

上篇

时代·社会·责任

吴敬琏 著

沙龙之一

一九八六年冬的学潮震动了全国，更震撼了当代大学生的心。面对社会，面对人生，莘莘学子在反思，在求索，在辨析。于是一场迪人心智的集会应时而生了，这就是我们的——

“大学生与社会”沙龙

重放的镜头

一九八六年冬，南国某高等学府。

合肥、上海、北京的学生动起来了。大字报、集会、游行，学潮的波浪直接冲击着这南国高等学府。宁静的校园已处于一种特殊的气氛中。外地有人寄传单来鼓动，有人写信来串联，人们又从各个渠道听到种种传闻，议论纷纷，猜测着这里也许会发生些什么。终于在一天早上，有人在学生三饭堂门口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告全体同学书》。不几天，各种大小字报、标语便出现在广告栏和饭堂里。有表示声援的；有要求改善伙食、宿舍环境的；有要求改进教学管理制度的；有指责学生会是傀儡，要求改组学生会的，还有些是直接谈及国家政治问题的。有一幅漫画，画着一根棒子，写着：“集中、服从”，棒子底下是排得整整齐齐的一队人，每人身上都倒写着：“民主、自由”。最后，有人拉队伍上街

了。不过，参加游行的人并不多，社会影响也有限。所以有人说，学潮在这里只不过冒了个小气泡。对此，有人追究根源，一个似乎比较说得通的解释是：南方人一切都富于商品味，对政治不大关心……

沙龙在餐桌上诞生

“小气泡”虽然已经消失了，但校园仍不平静。

晚餐时间，三饭堂人头涌涌。张武，这个家住北方的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一米八二的个头在排队长龙中鹤立鸡群，此刻正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墙壁。突然，有人轻轻地叫一声：“中锋”，用肘碰碰张武，张武打得一手好篮球，得一绰号“中锋”。他转眼一看，原来是同班的罗飞。罗飞机灵好动，思维敏捷，却容易偏激。他打饭酷爱“搭快车”，此时又来操旧业了。张武生性耿直，从未插过一次队。但见是罗飞，也不好意思拒绝，便往后缩了缩，罗飞倏地插了进去。马上有人抗议了，“喂，自重点”，“饿死鬼”、罗飞惯于此道，泰然处之。“喂，现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后面又传来一串新鲜的怪调，伴之杂乱的讥笑声、击盆声。罗飞忍不住朝后边撇撇嘴。张武却情不自禁地又抬头看着那面墙壁。上面还残留着学潮的痕迹，依稀可见写着“要民主、要自由”。闹学潮时张武没贴大字报，也没去游行，但近来校园一直处于躁动、争论的氛围中，令人不得不去思考，尤其是今天早上收到老同学的一封信，对自己更是触动不小。

张武和罗飞拿到饭菜，见到杨小华与黄伟英正坐在一起

就餐，于是就凑上前去。“罗飞，现在‘搭快车’可是自由化哦。”“什么自由化，那是你们党员的事，咱们老百姓可沾不上边，况且，自由化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个性发展的必然，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好了，不多说了，我接受主编的批评。”“下个星期又要出一期《思考》报了，我想就学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搞一次专刊，希望你们几位不吝赐稿。”杨小华是校学生会主办的《思考》报主编，预备党员。“我看这很有必要，这些天大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大家也都各有想法，我们不妨提供一个园地给大家进行正常的争鸣。”黄伟英是班长，也是《思考》报的编辑之一，与杨小华是老搭档。“两位仁兄，依我看，你们可别借反自由化而来个‘自由话’，弄出个乱子来，在这风头，你们也担当不起。”“当然要注意这一点。不过，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中锋，你看呢？”杨小华征询张武的意见。“我也同意班长的意见，真理是不用担心争辩的。在讨论中，在争鸣中，大家也可以互相启发，互相帮助。”他扒了口饭接着说：“吃完饭，我给你们看样东西。”“什么秘密，不会是情书吧？”“罗飞，你究竟收到了多少情书？”问话的是叶丽萍。叶丽萍是班上公认的女强人，口不饶人。“哎呀，叶小姐，有失远迎，请坐请坐。”少顷，四位男同胞已就餐完毕，张武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这是我的同学写给我的信。他在学潮中参加了游行，贴大字报，在这封信里，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我觉得在我们大学生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杨小华接过信，几个人围在一起看起来。

阿武：

见信好！

好久没给你写信了，今天是星期六，大家都出去看电影了，宿舍里就我一个人，这阵子难得这样清静，趁此机会谈谈我的近况。

上星期六，我们学校终于闹起来了。中午一点左右，刚吃过饭，有些人打着“要民主，要自由”的大旗在学生宿舍区喊口号，发传单，一时间集结了一部分同学。到球场集中时，大概已有近千人了。几个领头的走上主席台发表演讲，其中哲学系一位研究生的演说最有鼓动性，博得一阵阵喝彩。过了一会儿，校长来了。据说有人给他发了“最后通牒”：

尊敬的校长先生：

我们有许多不解的问题要请教你，劳驾你在星期六中午1：30来球场。你的不少学生准时恭候你。

校长走上主席台，向同学们讲话，大概是说：大家不要轻信谣言，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回去好好休息、上课，有问题有意见，欢迎大家通过正常渠道向学校各级组织反映，等等。有位领头的同学马上声明：我们不是被人利用，也不是听信谣言。下面也有人大喊：

“我们是主人，不是奴隶，谁也不要干涉我们的自由。”

“我们集会、游行是宪法保护的。”等等。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落，人也越来越多。扛大旗的（据说是社会学系的）把旗一摇，喊道：“我们游行去，唤醒沉睡的民众！推动改革开放是我们当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

任。”扛旗的一走，队伍就开始向大街蠕动。

一走上大街，看到那长长的队伍，我心里很激动，大学几年来，心情好象从没有过这么畅快。以前看电影，看到学生们游行时勇敢的情景，虽也羡慕不已，但总认为毕竟是艺术。而在此时，我敢保证，如果真的有谁来拦阻我，与我动武，我一定不会退缩半步。你还记得吗？在上小学时，我们每天下午一放学就排着队上街，敲锣打鼓宣传“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那时只觉得好玩。可现在，我却有另一种感觉。我们是人民养大的，是托人民的福进了大学的，理应为人民做贡献，通过唤醒民众推动改革进程。“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那时我们只是人家的宣传工具，因为那时我们幼稚，无知，嘴长在我们身上，而喊的却是人家的口号。而今天不同了，我们喊的是自己的呼声，是为了推动改革的进程。我们毕竟已经长大了。当时，我真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在内心滋长，根本不考虑会造成什么影响，会有什么后果。

这个星期一，我叔叔出差，顺便到我这里。他听说我参加了游行，很不高兴。他是五十年代入党的，也该算是老党员了，他自然是劝我一心好好念书，要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凡事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不要盲目跟从别人。哎，他似乎还把我当成小孩子看待。你说，我们没有思考吗？人家都说我们是富于思考的一代，的确如此，我们思考过很多很多问题，但不明白的却也越来越多，似乎想的越多怀疑就越多。几天来，同学中间对很多问题都在议论纷纷，争执不下，争论最多的是党的领

导、社会主义道路、民主、自由以及如何看待民族文化等问题。我的思考也陷入这辩论的旋涡而难以自拔。我们总是说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但看看历史和现实，建国才三十几年，党就出现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失误，犯了这么多错误，党纠正了错误，制定了符合国情、符合人心的路线，但是谁敢保证党不再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呢？再说，现在党内有那么多不正之风，党不会由此而衰退吗？我们都知道竞争出效益的原则，但现在却是一党领导，我们国家是否也应该搞三权分立，实行多党制呢？

我们从小就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可是社会主义究竟好在哪里？我弄不明白，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搞了这么多年，为什么物质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远远落后于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和台湾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从何说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呢？有的同学说，我国当初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历史选择的错误？我国没有经历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如果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先搞资本主义，生产力是否会更快发展呢？既然历史已推进到今天，我们是否应回过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这艘世界巨轮，究竟应驶向何方？难道资本主义是我们要到达的彼岸吗？我彷徨，百思不得其解。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描述过旧中国的劳苦大众，说他们好似生活在一个密不透气的房子里。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民众也似生活在一个木箱里，四周贴上了封条，木

箱里面的人都缚住了手脚。我在大街上游行时，有个五十岁上下的人拉住我问：“你们为什么要游行？”我说：“因为我们缺少民主、自由。”“那么，你们所要的民主、自由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现在有人剥夺了我们的民主、自由。”那人摇了摇头，笑着走了。事后我反问自己，难道我说错了吗？“文化大革命”践踏民主，人民失去了自由不说了，就说今天吧，据报上登载，某县一位人大代表对县工作提出了一点批评，就被县委书记以反党的罪名一棍打倒。人民代表在人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尚且如此，那平民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美国人还可以在大街上大骂里根混蛋呢！那天我们游行快到省府的时候，有一位戴红领巾的小朋友跑过来问我：“你们这么多人去哪？”我讲：“我们是游行示威，我们要争取民主与自由。”那位小朋友天真地说：“我们老师说，我们国家是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才骗人呢！”资本主义民主究竟是否骗人，我暂且不说，可悲的是建国三十多年了，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却还处于如此低下的水平，我们大学生难道不应该去振臂疾呼，唤醒民众，去推动改革的进程吗？

柏杨先生说过，中国是个大酱缸，我们中国人都生活在这个大酱缸里，不能自拔。是啊，几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至今还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什么忠君思想，清官政治，还有愚昧无知，“窝里斗”等落后的封建意识还在侵蚀我们的灵魂。长此以往，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封闭的、僵化的、教条的、保守的、安于现状的民族只能被淘汰，玛雅人不就是这样吗？五四运动引进了